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

第六回 朱一新論學究淵源 陳千秋夭壽歸泉壤

話說林子重因御史安維峻參劾康有為，即對康有為說知。還說有一件是最緊要的，已交粵督查辦。康有為聽了，覺林子重所說安御史參自己各情，如以孔子自比及妄自尊大以邪說惑人等事，心知參的不錯，故一聽得交粵督查辦，面色已登時變起來。便問道：「還有一件是參我什麼事呢？」林子重道：「他說老師所著《新學偽經考》一書，稱孔子改元稱制，不特厚誣孔子，且實是心謀不軌。並道這書於學術人心大有關係，須毀去書板，重重把老師懲辦，才能正人心、端學術；這等說。老師試想平生所說，如黜周王魯呢，張三世呢，正三統呢，於學術人心有什麼妨礙，如此參劾，還近人情麼？」康有為聽罷，默然半晌，暗忖自己所著《新學偽經考》一書，只在北京時賺騙四川繆奇萍的著作得來，初時本欲竊些聲名，故把繆氏原著署名已名，付梓發行。今因此書被人參劾，倘若是查辦了，要懲辦自己，就悔不如不竊騙他人著作較好呢。想罷，便道：「你從那裡聽得來？」林子重道：「弟為有些訟事，得與督幕裡頭一位老夫子相識，他卻秘密告小弟知的。」康有為道：「現在粵督之意，究竟怎樣？」林子重道：「這卻未知。但小弟因鄉間訟事，因與鄰紳爭承賭具及爭官書院常業兩案，曾與那位老夫子有過付，小弟盡易向他關說。故他對弟說時，弟已請他關照，他亦已一力擔承，想斷不致有礙的。」康有為道：「你如何不早說？你但說我被安御史彈參，又不把與督幕老夫子關說的事先行告我，若沒膽子的，好不嚇死！」林子重道：「說話盡要次敘，若不說明參案，怎能說下去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自今不必多說，總在督幕裡頭的老夫子竭力說情罷了。」林子重領諾而出。後來費盡許多人事，盡力斡旋，才把安御史的參案，什麼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，糊塗奏復了。康有為經這一場造化，到那時方才心定。那日方從友人處回來，聽得安御史這會參他，原因康有為中舉時，房師安蔭甲一場苦心，存起康有為那本卷，不料康有為中舉後，拜過兩位主考，並不曾拜過薦卷官。安蔭甲就心懷不服，就查悉康有為的痛腳，函請安御史參他的。康有為聽得，回館後即對眾學生說知，並說道：「我三場文字皆應入選，且所考的是朝廷科舉，中的應中，說什麼受知師？我原不必拜他。且他有何學問，卻要我投拜他門下。我不拜他時，他便見怪，就要懲憑他的兄弟來劾我，還近情理麼？」各人聽了無語，單是林子重答道：「中的應中，既無所謂受知，況安蔭甲又怎能當得老師叩拜，老師也說得是。唯當初不拜薦卷官，不如連兩位主考也不應往拜。但老師獨拜兩位主考，究是何意？」當下林子重這一問，原屬有理，只是康有為實不願聞，卻亦沒得可答，早已面紅耳熱，半晌才強答道：「我卻蒙兩位主考簪花，實不得不拜的。」林子重又道：「據老師說來，中的只是朝廷科舉，簪花亦是主考應做的事，似亦不必往拜，想老師於兩位主考太過謙虛罷了。」康有為這時實嫌林子重頂撞自己，但子重向知自己的內事，卻不敢責成他，就勢道：「這般小人，動因私意報復，就懲憑官官參劾當今大賢，豈不可恨！然天生德於余，安蔭甲其如何？只可惜道大莫能容，動為世人所忌，欲行其道，豈不甚難？此後惟有如杏壇講學，長此終老而已。」說罷，不勝歎息。

各學生齊道：「老師尚未及強仕之年，何便灰心如此。三年一科，以老師文字，尋個上進，是不難的。」康有為怒道：「我已屢說自己不是好求科舉的人，偏苦苦把括帖功名來安慰我，實是小覷我了。」各學生又道：「我們不是小覷先生，不過欲出身加民，須由這條路進身。即日前先生進京，亦想是此意，耐文運未通，就阻遲了時候罷了。」康有為道：「我們不僅區區求做官，只懷一個達則兼善天下的念頭而已。若但謀科舉，實非吾志。且即做官，豈必盡由科舉？」說到這裡，各學生又道：「難道先生要由捐班出身不成？」康有為道：「這一發不是話了。科舉我且願，何況捐班？」各學生道：「然則先生要從那裡出身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昔成湯聘莘野，劉備顧草廬，一旦得時，不患朝廷不來徵聘。」各學生聽得，那愚拙的就信康有為抱道自重，稍有知識的就知他把一派夢話來欺人了。

正談論間，忽門房報稱有人來見，康有為就退下堂來回屋裡，著門房請那人來見。卻是前任御史浙江翰林朱一新，到來相會。康有為讓他坐後，即問道：「足下光臨，有何賜教？」朱一新道：「聞前者足下被御史所參，今幸沒事，特來問候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自來君子每為小人所排擊，也不足怪，何勞老兄費心！」朱一新見他開口就以君子自命，已覺可笑，只隨口答一聲「是」。康有為道：「老兄近來看什麼新書？」朱一新道：「聖經賢傳，看個不盡，新書二字，就是足下與小弟倒怕不曾夢見。」康有為這時好生不悅，即道：「足下何由知我不看新書？如足下所說聖經賢傳，我反不瞧在眼內呢！」朱一新道：「我正有一事要向足下請教。足下所稱《左氏春秋》為偽經，究竟從那裡見得？」康有為道：「足下還不知麼？左氏一經，不過漢時劉歆所著，只托於左氏之名，書中語氣全是劉歆的。」朱一新道：「此不過逆臆之言。劉歆若經年累月著就一經，何苦要借重左氏之名？且劉歆即不欲自己署名，彼孔門許多弟子，何以不托名他人，必要托名左氏？老兄得四川繆氏緒餘，何苦誤信如此。」康有為此時深怨朱一新提出四川繆氏，即答道：「這見地實是小弟讀書得來，並非得諸四川繆氏，足下此言實屬無理。」朱一新道：「無論此見解為四川繆氏的，抑為足下的，但據理而言，這等見解實是不通，只可欺愚民，安能欺得有識之士？」康有為道：「你這見解是小弟逆臆之言，試問足下又有何據，謂《左氏春秋》非劉歆所著？」朱一新道：「自然有據。司馬遷自敘一篇，已言有《左氏春秋》，論司馬遷本在劉歆之前，可見左氏一經，不是劉歆所著，想老兄或不曾讀過《史記》耳。」康有為見朱一新謂他不曾讀過《史記》，更火上加油，怒道：「小弟實是爛熟《史記》的，腐遷說《左氏春秋》一語，只是後來劉韻所改耳。」朱一新道：「這話更是無稽，司馬遷《史記》誰見劉歆改來？足下遁詞，抑何可笑！」康有為道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，足下實為古人所欺。即如世說焚書坑儒，難道真有其事麼？」朱一新道：「我亦信真有其事。」康有為笑道：「天下許多書，始皇那能搜羅淨盡而焚之？即天下許多儒者，豈亦盡任始皇坑死嗎？足下信以為真，又有何考據呢？」朱一新道：「鑿史曾說得來，道是聚天下書籍於咸陽而燔之，又捕儒士四百五十人悉數坑之，此便是證據。且只言焚書，不是言焚盡天下之書；只言坑儒，也不是說坑盡天下之儒。足下謂為不真，試問又有何據，謂始皇無焚書坑儒之事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世稱始皇焚書，而後有漆書壁經之書，但漆書壁經一說，不載於魯恭王傳中，可知是假。《綱鑿》多後儒偽造，以訛傳訛，足下信之，又為古人所欺了。」朱一新道：「你且勿信魯恭王傳，我且勿說《綱鑿》，但當時詩書偶語者，且要棄市，可知焚書坑儒的事是確有的了。」康有為聽罷，不覺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朱一新見他如此荒謬，故略折駁他一二，今見他啞口無言，亦恐他不好意思，只得講些別話，支使開了，再談一會而別。康有為深恨朱一新不已，又恐方才被他駁倒，不知學生有聽得沒有；若被學生聽著，必謂自己學問不足，實在朱一新之下。便傳門丁進來問道：「方才我與來友談論，可有學生在房門外竊聽沒有？」門丁道：「朋友往來談天，學生們哪有這般閒心要來竊聽呢！」康有為方始放心。便一連數天，盡翻書籍，看有什麼考據，可與朱一新再行辯駁。誰想翻查自己所有的書籍，究竟是朱一新說的有理，自己實不及他，惟有啞忍而已。這且按下慢表。

且說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把好言籠絡一班學生，各學生又替他招羅受業的人，漸至生徒已有數百之多。其中惟陳千秋改號超回，與梁啟超改號軼賜，就算是康館天字第一號的門生。那康有為自試過南宮不售回粵後，又被朱一新駁倒，已鬱鬱不樂，雖日中以孔子自命，好欺飾庸愚，但恐自己日前誇張太過，自被朱一新駁倒之後，終恐被人知道，無以見人，便擬出遊別省，托稱如孔子周遊列邦，暫時躲開廣東亦好。適又接朱一新寄來一函，康有為一看，只看那函道：

長素足下：日前踵門，得領大教，兩相論學，想足下胸中仍有欲發揮者，弟亦甚樂聞教。然僕與足下，皆非新學中人，故談及新學，皆如門外漢。若談舊學，則弟讀書廿年，生平所學，正欲質諸足下。或以函札討論或對坐研究，弟不敢不勉。想足下自以為是，弟亦豈敢自以為非，他日將兩人見解刊發成書，以待世人評議，亦雅事也。

康有為看了，見朱一新自從駁倒自己，反來糾纏自己。更稱要將兩人辯論的見解刊發成書，這樣無論世人見了，及自己學生見了，皆失自己體面，故三六著以避為上著。是以托稱周遊各省之意，當要即行，便把朱一新來書按下不復。又想孔子當日周遊，

也帶同門弟子前去，想這會如超回、軼賜等，自應一並同行。偏事有湊巧，那陳千秋正因有病，恰才回鄉去了。康有為便問學生：「陳超回幾時回來？」各學生都道：「不知」。康有為道：「他究竟是什麼病呢？」各學生道：「他但午後潮熱，同學中多疑他是夾色呢！」康有為聽了怒道：「超回家眷不在城裡，他又不回鄉已久，哪有此症？除是宿娼得來。但回也好學，斷沒有此事，你們休要亂說！」眾學生便不敢多言。不想過了兩天，陳千秋家鄉已使人到城搬取千秋的衣物，道是陳千秋已死。死時自舌頭至指甲統通瘀黑，活是夾色死的。康有為一聽，也慟哭道：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亡之命矣乎！」徐徐又道：「天喪余，天喪余！」放聲哭了一會。各學生也來勸慰，康有為道：「昔孔子謂顏回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吾之超回亦不幸短命，前後一轍，甚矣吾衰也！」說罷，復捶胸大慟。正是：

論學偏逢高手輩，及門又喪得心人。

要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